

华东师范大学跨世纪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

邵敬敏 著



Kuashiji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

邵敬敏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政编码: 20006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25 字数: 200 千字

1996 年 8 月第一版

1996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1—3,000 本

ISBN 7-5617-1509-9/H·106

定 价: 16.30 元

序

《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是一部既带有总结性又带有开创性的专著，是敬敏同志多年研究疑问句成果的结合。其中大部分章节曾以论文形式发表，引起语言学界的广泛注意。由于特殊因缘，我在本书出版之前得到通读全书的机会。根据个人体会，我觉得这本书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

日常语言中陈述句占的比重最大，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也大多以陈述句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语法学研究大多以陈述句为主。其实疑问句在句法结构上有特殊形式，在思维和交际中也占有独特的地位。疑问句引起语法学家的关注，并成为近几年汉语语法研究讨论的焦点之一，是很自然的。疑问句研究将进一步开拓语法研究的领域，并且正像敬敏同志所讲，它将成为运用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的理论进行语法研究的突破口。把疑问句作为研究课题，这种选择本身就是值得称道的。

作者在本书中多次提到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问题，并在每个专题研究中都有意识地分别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进行讨论。目前倡导、阐释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的学者不少，但是像敬敏同志这样在现代汉语语法的一个较广的领域自始至终明确地运用三个平面理论进行研究的语法学者还不多见。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三者关系的处理。在每一章中都可见到，作者总是在语法形式结构的基础上进行语义分析，并联系语境进行语用功能的探讨。作者的着力点在语义和语用分析上，而分析研究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形式结构。即使对从语用平面划分出来

的“回声问”和“设问”的“语用价值”的探讨，也坚持必须与形式标志相结合。这种既不把语法研究局限于静态的结构分析，又不脱离语法研究的核心方法，无疑是一种正确的方法。

当代功能语法学家把语言放在人际关系中进行研究，同言语行为理论和话语分析方法一起开拓了语法研究的视野和领域，促进了语用学的发展。敬敏同志在本书中加以借鉴、吸收、融化，并同他的语法的三个平面及其相互关系的观点结合起来，使各种特殊疑问句的语用规律的分析更加具体，更加深入，也更有说服力。这种立足于汉语实际，吸收外来新知，以发掘汉语的语言规律的方向，是值得提倡的。

语法研究必须形式同意义相结合。但是一说到什么是形式，什么是意义，分歧就出现了。本书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语义不是同语法和语用相平行的，而是贯串于二者之中。他在《叹词疑问句语义层面分析》一章中，把叹词疑问句中的叹词的“意义”分为词汇义、句类义、结构义和语用义等不同层次；并在《现代汉语正反问句研究》一章中提出要“放宽形式标志的理解”，“提倡多元的研究”。作者在书中实践了他的主张，探讨归纳了一些以“形式”为标志的语用规律。虽然这些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补充，这种勇于创新、勇于探讨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语法研究的一个主要方法是从言语材料来概括规律，即以一定语法理论为指导，通过语言事实的调查研究，找出言语交际的形式规律。这种研究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充分占有材料是成功研究的必要条件。敬敏同志本书所以能对特殊疑问句有关的一些结构和语气词，从句法、语义、语用诸方面提出新的规律或对已有的规律作出新的解释，就在于他能认真调查研究，充分占有材料，仔细观察分析，显然不能说他的结论和论证都是颠扑不破的，但是的确使人感到有根有据，富于说服力。

《荀子·解蔽》有“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的话，并且认为“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大患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我们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而且要看到事物的反面，要全面地看问题。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因此人们常常有所见同时就有所蔽。本书作者在本书的不少地方都有意识地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考虑问题，提出一些比较通达的意见，这也是本书值得称道的一个方面。

我与敬敏同志相处较久，相知亦深。十数年来他勤奋耕耘，致力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在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语法学者中是成绩比较突出的一个。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既注意理论又注意应用，本书在现代汉语教学上的实用价值也是十分明显的。因此我非常乐意把本书推荐给从事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和语法教学的同志们。

王维贤 1996年3月，杭州



邵敬敏, 1944 年 12 月生于浙江省宁波市, 1966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 1981 年获杭州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学位, 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上海语文学会理事, 现代语言学会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汉语语法学史稿》(获国家教委首届文科优秀著作二等奖、上海市社科优秀成果奖)、《中国理论语言学史》(与人合作)、《广告实用写作》、《现代汉语自学考试必读》、《广告语创作透视》, 并主编《现代汉语自学要点与方法》、《九十年代的语法思考》、《语法研究与语法应用》、《文化语言学中国潮》等, 已发表语法研究、语言学评论等论文 180 多篇。

责任编辑/范剑华

封面设计/陆震伟

目 次

序·····	王维贤
一、关于疑问句的研究·····	1
(一)研究概况·····	1
(二)疑问句的分类·····	3
(三)疑问语气词的研究·····	6
(四)疑问点与答问的研究·····	8
(五)疑问程度的研究·····	10
(六)疑问句内部类型的研究·····	12
(七)特殊疑问句研究·····	17
二、语气词“呢”在疑问句中的作用·····	21
(一)“呢”与疑问信息·····	22
(二)“W+不?”歧义格式的分化·····	23
(三)“呢”的语法意义·····	29
三、“非疑问形式+呢”疑问句研究·····	32
(一)“NP呢”疑问句·····	32
(二)“VP呢”疑问句·····	42
(三)设问的“W呢”与不设问的“W呢”比较·····	45
四、“怎么”疑问句的语法意义及功能类型·····	49
(一)“怎么”作状语的两种语法意义·····	49
(二)“怎么”疑问句的基本功能类型·····	52

(三)“怎么”位于句首与语首的区别·····	54
(四)“怎么”与“怎么样”“怎样”的异同·····	57
(五)“怎么”与“为什么”“什么”的区别·····	60
(六)“怎么”疑问句的反诘程度与功能类型·····	63
五、“吧”字疑问句及其相关句式比较研究·····	65
(一)“吧”字疑问句的基本作用·····	66
(二)“吧”字疑问句的疑惑程度·····	69
(三)“疑惑”与“询问”的区别与结合·····	73
(四)是非问与特指问的混合句式·····	83
六、现代汉语选择问研究·····	87
(一)选择问的形式特点·····	87
(二)前后选择项的语义关系·····	89
(三)相同项的省略规则·····	92
(四)变项与疑问句的内涵·····	99
(五)选择问的应用价值·····	100
七、现代汉语正反问研究·····	105
(一)正反问句的定性·····	105
(二)“VO不VO”及其删略变式·····	108
(三)“VO不”的两个不同来源·····	110
(四)双音节动词AB的缩略·····	115
(五)“是不是”正反问的特点·····	117
(六)正反问的应用价值·····	120
八、“X不X”附加问研究·····	123
(一)附加问的形式特点·····	124
(二)附加问的性质分类·····	128
(三)附加问的语法地位·····	129
九、回声问的形式特点和语用特征分析·····	135
(一)回声问的形式特点·····	136

(二)回声问的基本语用特征·····	140
(三) B_a 与 B_b 的附加语用特征·····	145
(四)若干理论问题探讨·····	150
十、设问句的类型与问答框架的语义关系·····	153
(一)设问句的形式特点和语用价值·····	153
(二)一般设问句·····	154
(三)混合设问句·····	157
(四)几点思考·····	161
十一、反问句的类型与语用意义分析·····	163
(一)反问句的语用价值·····	163
(二)反问句的意义理解·····	167
(三)反问句的类型及其特点·····	169
(四)反问句的反诘程度·····	179
(五)反问句的答语系统·····	182
十二、间接问句及其相关句类比较·····	187
(一)间接问句 S_1 与直接问句 S_2 ·····	187
(二) V_a 的小类与疑问句 S_2 ·····	189
(三) V_b 的小类及其构成句类的差异 ·····	193
(四)间接问句 S_1 中 Q 的作用 ·····	195
(五)若干语言现象分析·····	197
十三、叹词疑问句语义层面分析·····	201
(一)“啊?”疑问句 ·····	202
(二)“嗯?”疑问句 ·····	207
(三)“哦?”疑问句 ·····	211
(四)“咦?”疑问句 ·····	213
(五)“嗯哼?”疑问句 ·····	215
(六)余论·····	216
十四、疑问句群语义关系分析·····	219

(一)常规语义关系·····	219
(二)特殊语义关系·····	221
(三)多重型问句的语义关系及层次·····	227
十五、“什么”非疑问用法研究·····	229
(一)全指性“什么”·····	229
(二)例指性“什么”·····	232
(三)承指性“什么”·····	234
(四)借指性“什么”·····	236
(五)虚指性“什么”·····	238
(六)否定性“什么”·····	240
(七)反诘性“什么”·····	242
(八)独用性“什么”·····	244
(九)余论·····	245
后记·····	250

一 关于疑问句的研究

汉语的疑问句，是按句子的语气分出来的类。它有自身结构上特有的标记、语义上特别的内涵以及语用上特殊的功能，因而是运用语法三个平面理论进行综合研究的一个极好的课题。

(一)研究概况

汉语疑问句的研究，历来归属于语气范畴。《马氏文通》按助字所传语气把句子分为两大类：传信，传疑。传疑内部又分为三种：“一则有疑而用以设问者”，如“或曰：‘管仲俭乎？’”“一则无疑而用以拟议者”，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则不疑而用以咏叹者”，如“一之谓甚，其可再乎！”^①《新著国语文法》继承了马建忠的学说，仍以助词为纲，把疑问句放在“语气——助词细目”中去论述，疑问句分为“表然否的疑问”、“助抉择或寻求的疑问”，以及“无疑而反诘语气”。^②当时的语法研究由于着重于语法体系的构拟，对疑问句的分析是粗线条的。一直到四十年代，以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为代表，才真正开始了对疑问句进行比较细致而深入的研究。吕氏把“询问、反诘、测度”总称为疑问语气，疑问句分为两大类：(1)特指问句，(2)是非问句(包括抉择问句)；并讨论了反诘问、间接问句以及问句的应用，提出了一系列很有价值的课题，包括疑问点、疑问程度、疑与问的区别与联系、形式与功能的错综变化等等。应该说，正是吕氏的研究，奠定了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的基础。此外，王力《中国现代

语法》提出“问语与答语的关系”，高名凯《汉语语法论》提出区分疑惑命题与询问命题，也对疑问句研究作出了贡献。

50~60年代的汉语语法研究几乎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词类以及句子结构分析上，在疑问句研究方面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值得一提的只有黄伯荣《陈述句 疑问句 祈使句 感叹句》（汉语知识丛书，新知识出版社1958年）。他把疑问句分成四种，即是非问、特指问、选择问、正反问，并分析比较了它们在结构上的特点，另外又分析了“表示猜想的疑问句”以及“表示反诘的疑问句（反问句）”，这个小册子反映了当时汉语语法学界的一般认识。

这种状况到了80年代以后才有了很大的改观。陆俭明《由“非疑问形式+呢”造成的疑问句》（中国语文1982.6）和《关于现代汉语里的疑问语气词》（中国语文1984.5）以及范继淹《是非问句的句法形式》（中国语文1982.6）形成第一次冲击波，标志着对疑问句的研究由宏观的分类研究转入微观的描写研究。林裕文《谈疑问句》（中国语文1985.2）以及随后发表的吕叔湘《疑问·否定·肯定》（中国语文1985.4）形成第二次冲击波，这主要着重于有关疑问句研究的理论探讨。由朱德熙《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中国语文1985.1）及其引发的若干篇讨论汉语方言中两种反复问句的文章形成第三次冲击波。这些研究已涉及语言类型学的课题。几乎与此同时，台湾与国外的学者也对疑问句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例如汤廷池《国语疑问句的研究》（台湾师大学报20期，1981）、《国语疑问句研究续论》（台湾师大学报29期，1984）等。他们研究的特点是运用了国外一些新的语法理论与方法来重新认识汉语的疑问句。近年来，这一研究转向深化，重点转向对特殊疑问句的研究，在“非疑问形式+呢”问句以及反问句研究方面最有收获。另外，在回声问、附加问、叹词疑问句、“有没有VP”、假性问、疑问形式作宾语等方面也

都取得了一些进展，从而形成第四次冲击波。目前这一研究由于涉及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已越来越受到语法学界的重视，正在向纵深发展。

(二) 疑问句的分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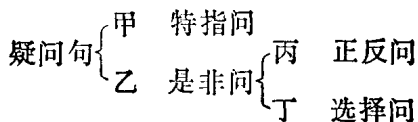
从不同的角度，按不同的标准，对疑问句进行分类，会得出不同的结果。

一是根据疑问句内部小类的派生关系来分类，可称为“疑问句派生系统”，这可以吕叔湘为代表。他认为：特指问与是非问是疑问句的两种基本类型，而正反问和选择问是从是非问句派生出来的，因为它们分别是由“两个是非问合并而成”。^③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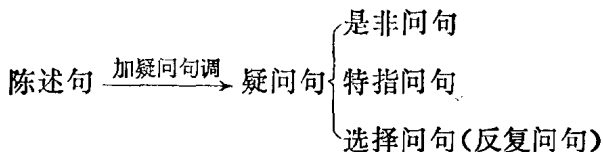
你去？ 你不去？——> 你去不去？

你去？ 我去？——> 你去还是我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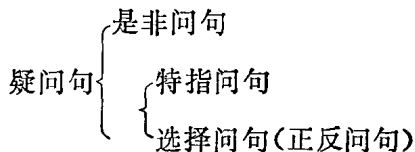
疑问句派生系统的内部关系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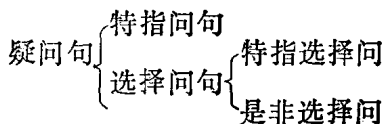
二是根据疑问句与陈述句之间的转换关系来分类，可称为“疑问句转换系统”，这可以朱德熙为代表。他认为“只要把相应的陈述句的语调换成疑问语调，就变成了是非问句”，“在相应的陈述句里代入疑问词语，加上疑问句调，就变成了特指问句”，“把陈述句的谓语部分换成并列的几项，再加上疑问句调，就变成了选择问句”。总之，“可以把这三类问句都看成是由陈述句转换出来的句式”，同时，把反复问句看成是一种特殊的选择问句。^④ 疑问句转换系统的内部关系如下：



三是根据疑问句的结构形式特点来分类,可称为“疑问句结构系统”,这可以林裕文与陆俭明为代表。林氏指出疑问句结构形式上的特点有四项:(1)疑问代词,(2)“(是)A还是B”的选择形式,(3)“X不X”的正反并列形式,(4)语气词与句调。^⑤而疑问句内部的对立正建立在这四项形式对立的基础上。陆氏在具体比较了疑问句各个类型后,认为特指问与选择问有两项重要的共同点,与是非问形成对立:第一,前两种疑问句都是由疑问形式的语言成分构成,而后者则由非疑问形式的语言成分构成。第二,前两种疑问句末尾都能带语气词“呢”,不能带语气词“吗”,而是非问则正好相反。^⑥疑问句结构系统的内部关系如下:



四是根据疑问句的交际功能,即说话人的意图和听话人的回答来分类,可称为“疑问句功能系统”,这可以范继淹为代表。他认为:除特指问句之外,其他的疑问句都是一种选择关系,因此,是非问句是选择问句的一种特殊形式。^⑦他的出发点是语义理解,对人工智能、中文信息处理和机器翻译等更具实用价值。疑问句功能系统的内部关系如下:



疑问句分类的多样化与精密化,反映了语法研究的深入。这

些研究虽然结论不尽相同,但有几点共同的认识是相当重要的:

(1) 疑问句内部分类的不同,反映了人们对事物之间联系的多角度认识;也反映了各种疑问句之间存在着多维的交叉性联系。

(2) 疑问句内部的小类分布具有层次性,不同的小类在疑问句系统中的地位不是平等的。

(3) 除朱氏三分之外,另外三家实际上反映了这样的对立关系:吕氏:特指问与非特指问的对立;林氏、陆氏:是非问与非是非问的对立;范氏:选择问与非选择问的对立。

事实上,疑问句的内部分类还可以有另外的角度。我们不妨把所有的疑问句都看成是一种“选择”,作为选择,可以有两种:一种为是非选择,一种是特指选择。根本区别就在于要求回答时,前者为肯定或否定,后者为针对性回答。

是非选择,即在正反两方面选择。据黄国营《吗字用法研究》(语言研究 1986.2)分析,认为“‘吗’就是从正反问句末表示‘反’(‘否定’的那一部分)虚化而来的”,即现代汉语的是非问句是由正反问句发展而来的,“吗”语气词是由否定副词“不”虚化而来的。这种发展变化轨迹可以简单描述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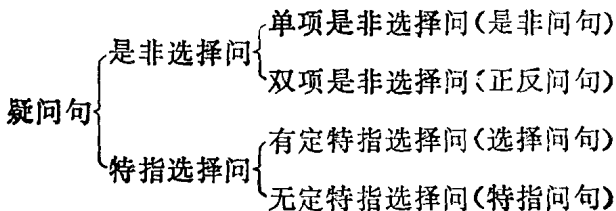
你去不去?→你去不?→你去吗?

因此,从历史演变角度看,我们也可以把是非问句看作是是非选择问的一种特殊形式。由于语言在发展过程中总是倾向于在同义句式中选择最简便的形式,因此从共时来看,是非问是一种常规形式,而正反问则成了一种补充形式。

特指选择,例如“你去还是他去?”实际上同“谁去?”基本同义,这可以从三点获得证明:(1)从回答看,“谁去?”要求针对性回答,同样,“你去还是他去?”也要从中选择一项作针对性回答。(2)选择问句的外延是开放性的,即可以是两项以上,而特指问句的外延也是开放性的。(3)选择问句的范围总是确定的,同

样,特指问句的范围,由于上下文及语境的制约,也完全可能是确定的,例如:“你们两位,谁去?”只不过,有时这个范围较宽,或不**必**特别指出。

综上所述,新的疑问句系统可称为“选择系统”,其内部小类关系如下:



(三) 疑问语气词的研究

疑问语气词，以前叫做传疑助字(词)，历史上就有不少人对此作过专门研究。《马氏文通》以来更是以它为纲来研究疑问句，这些研究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弱点：第一，由于局限于书面语的研究，往往把语调的作用同语气词的作用混为一谈，因而缺乏准确性；第二，对语气词作用与意义的分析，往往单凭语感，缺少验证与比较，因而缺乏科学性。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有所突破，首先是胡明扬《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中国语文 1981.5-6)，颇多创见，该文特别注重北京口语，因而能分别同一语气词不同的口语变体及其不同的语气意义，对语气词的意义描写比较概括，特别重视语气词本身所具有的基本语义，而不被它在不同句类中受不同语调影响后所发生的变化而干扰。例如指出“吧”可以用在各类句子后面，其基本语义表示“赋予说话内容以不肯定的口气”。并在分析时尽可能地不把其他语词和语调所表示的语气意义误加在语气词身上，因而发现了不少以前鲜为人知的特点和规律。例如指出“用‘呢’和不用‘呢’的区别在于用‘呢’是提

醒对方”。因此,即使在特指问的简略格式“你呢?”“那么说相声呢?”中,疑问也是由语调来表示的,跟“呢”无关。该文富有启发性,但缺少理论上的分析与形式上的证明。

在这方面研究卓有成效的还有陆俭明。他在《关于现代汉语里的疑问语气词》(中国语文 1984.5)中指出:要判断疑问句末尾的语气词是不是疑问语气词,必须“要看它是否真正负载疑问信息;这一点又必须能在形式上验证,验证的办法是比较”。陆氏对一般认为是疑问语气词的“吗、呢、吧、啊”逐个进行分析,结论是:(1)是非问句没有语气词“吗”时必须是升调,如为降调则句尾必须出现“吗”。可见,是非问句的疑问信息由“升调”与“吗”分别承担,因此,“吗”应为疑问语气词。(2)一般特指问句与选择问句的疑问信息由疑问词或疑问结构承担,即使为升调或句尾带有“呢”,那也只是一种羡余信息;可是在“丁四呢?”“我不要钱呢?”这种特指问与选择问的简略格式中,如果没有“呢”,则只能理解为是非问句,所以“呢”也是一个可以承载疑问信息的疑问语气词。(3)“吧”是一个表示“信疑之间语气”的语气词。(4)“啊”不负任何疑问信息。最后的结论是:现代汉语中的疑问语气词有两个半:“吗”、“呢”和半个“吧”。该文论证的方法是比较,比较带语气词与不带语气词的句式,比较带升调与带降调的句式,因而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

关于疑问语气词,争论最大的是“呢”及由非疑问形式带“呢”构成的问句。田泉《问句中的“吗”、“呢”功能的差别刍议》(松辽学刊 1988.2)跟胡氏一样认为,“呢”也不表达疑问语气,但也缺乏论证。胡炳忠《有关“呢”的两个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9.2)则认为非疑问形式带“呢”的问句不是附属于某种疑问句的省略式,因此应该看作同其他四种一般疑问句并列的第五种疑问句。邵敬敏《语气词“呢”在疑问句中的作用》(中国语文 1989.3)根据挖掘到的语言事实,说明“非疑问形式+呢?”是个